



少女×九尾 ITOSHIKUTE ほしの花 今だ、取り戻せ

與她的 與他的 願望

儘管已經無法和你一同看著約定好了的未來，對於曾經與你在一起的種種...

雖然如今回想起來有點苦澀難耐呢，但是我絲毫沒有後悔過喔。

因為，那些回憶之中，都有著『你』阿。

—

女性說話的聲音十分微弱，卻夾帶濃厚的情感波動穿透冰冷的門壁，傳入背貼著病門的我耳內、心裡。

雖然跟著波克比來到179號病房，在入內前查覺到房內的交談聲，我停下準備往前的步伐，在門口停駐時聽見了少女對九尾這樣的對話。

「對不起...無法一起去實現約定了...」

虛弱的聲響伴隨間歇性的咳嗽，努力擠出笑容的語調反而讓人心疼的悲傷。

對於即將面臨生命的逝去，平時再厲害的存在也是顯得格外渺小。

無能為力的心情此刻充斥於我的胸口，雖然當初選擇將星之花托付給九尾是正確的...

但是就算是傳說中的星之花還是無法將珍貴的性命挽回，如果，如果每一場相遇，總會有這樣的離別，那麼痛苦，那麼的煎熬，再怎麼珍惜彼此，最終也會有握不住的一天來臨...

在這雙曾經緊緊相擁過的手臂中，在每個共度共處過的喜悅中，歸於虛無，這樣的話與夥伴邂逅的意義是什麼呢？

喜歡上一個人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傷心的想法不斷地迴盪在我的心中，反問著我，這樣的話語是如此熟悉，使我想起在過去也曾經這麼問過某個人。

『不對的。』

『就算這樣，也一定有不會消失的東西留下來呢，阿響。』

『存在於這副軀殼之外的...無與倫比也無可取代的禮物』

『真的有嗎？』

當初我怯怯地握著對方的手詢問著，換來得是一個我看過的笑容中，最燦爛的。

『一定有的，阿響。』

『就在這裡呢，一直。』

對方指著我的左胸，溫柔的回答。

從當初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太懂那個人的回答。

假如失去了依靠的體溫，不再能和喜歡的人走在一起創造出來的未來...

想念對方時，滿腔累積的思念又該何去何從？

再也無法傳達到的感情，又要對著誰訴說？

「阿響...不懂，"禮物"真的存在嗎？」我抬起右手覆蓋心臟跳動的位置。

就像是那個人曾做過的那樣。

就像是那個人還存在時那樣。

—

「誰？」

「是這孩子的朋友..嗎？」

剛剛的動作似乎發出些許的騷動，房內的病人發現了在門口的我。

我扯了扯微僵的嘴角，拍亂腦袋內剛剛的回想，往內部探了一下頭，卻碰巧對上了坐在病床上那位少女投來的視線。

往一旁瞥了眼，九尾似乎已經不像起初剛見面時戒備，低下頭繼續讓女孩柔和地順著毛，而波克比則是很開心地蹦到床上蹭著垂著的另一隻手心。

「算是認識...之前出任務...有遇過九尾桑...」

「九尾桑？噗味WWW」

病患少女蒼白的臉上浮出淡淡的笑容。

慢著，這是被、被嘲笑了嗎！！？

我拉了拉頭頂的蝴蝶結，有些手足無措地掩飾困窘而泛起紅暈的臉頰。

「因為初次見面時...九尾桑很漂亮...所以不自覺得用了敬詞。」

我趕緊解釋著。

「出任務？」

對方帶著好奇的語氣提問著，像是打探般似地將視線拋了過來，並注意到我腰間的寶貝球。

「你...是訓練家？」

我微微點了點頭，隨即少女露出了驚訝的表情，我立馬補充。

「算是新人訓練家...還要更努力呢。」

對方聽到我表明身分後，臉上原本勉強揚起的安慰笑容轉變成了一種真心像是有著什麼懇求的表情，她摸了摸九尾的頭說出希望能獨自和我共處一會兒，我往九尾的方向瞥，果然看到他動作猶豫著。

突然咳嗽聲在次從病床上傳來，九尾著急起來找尋著緊急按鈴，我靠近病床也想幫忙找聯絡的通告鈴，沒想到一靠近後，衣服一角就被纖細的手指隱約拉住，眼角餘光瞥見了很微妙的、像是在說計畫著什麼的表情（？），遲遲找不到按鈴的九尾焦躁著，我正打算要往門口的方向走去通知訥斯先生時，轉眼，九尾就俐落地叼起波克比「咻——」地跑了出去。

「啊！？我也...」

沒想到一轉頭就看見了原本咳嗽病懨懨的女孩露出惡作劇成功的鬼臉。

「時間不多了，我有重要的事情想拜託你...」

—

你低垂的眼眸，寫滿著的願望...是什麼呢？

告訴我吧。

—

再次亮起的手術房紅燈壟罩了整個空間，我思考方才少女託付的願望以及她和九尾過去所許下的約定。

『那孩子.....請您、代替我，帶那孩子、帶那孩子去.....』

時光並未在煩悶、雜亂的思緒中體貼地加快飛逝，漫長等待中的我不知不覺又來到了179號病房門口，意外的，九尾和波克比也在這裡，或許也和我一樣無法在那沉重、難以喘息的手術房外待著吧。

—

我已經無法看見的那些未來...

可以代替我，當我的雙眼，幫我好好見證嗎？

—

不知為何陷入了夢境，溫暖的夢彷彿夏季午後的夕陽光輝，等我醒來時已經是傍晚時分。

「九尾桑和大解接的約定，我知道了呢。」

聽到我這麼說，九尾意外地抬起頭一臉困惑的神情隨即被瞭然取代。

「大解接的願望，九尾桑也知道了？」

看到對方左右搖晃頭部表示不清楚我便明瞭：果然那位少女沒來的及和九尾桑說這件事嗎...

我懊惱地看向波克比平躺在空蕩蕩的病床凹陷，和九尾大致說了自己知曉的部分。

「大解接說她的願望是希望我能代替她來完成她和九尾桑的約定...」

九尾遲疑地聽著我繼續傾訴。

「雖然曾經有人告訴我，就算生命逝去也會留下某種 " 禮物 "，阿響現在還不太清楚那是什麼...」

「不過...」

我向也一臉孤寂的九尾伸出了手，對方意外地並沒有避開。

「九尾桑願意的話，要不要和阿響一起找找？」

—

你所無法實現的約定...

無法看見的未來....

我會好好幫你，銘刻在內心的。

「就用這雙曾經倒映著你身影的眼，好好注視著你所憧憬的世界。」